

少妇的沙漠

——当代少妇的情感内惑

沈 泓

www.chnebook.com.cn



CHNEBOOK

沈泓婚恋书系之一

少妇的沙漠

——当代当妇的情感内惑

沈泓著

前 言

《当代少妇的情感内惑》从不同角度反映了女性结婚前后从少女到妇人这一社会——家庭角色嬗变过程中复杂微妙的心理。婚前玫瑰色的梦想与憧憬被无情的现实所毁灭；身边被称做丈夫的伴侣，原来不是曾经景仰、爱恋过的白马王子；如烟似雾的爱情没有升腾为绚烂的虹霞，反而化做阴云，变成苦雨；生活像一潭死水，甚至一片泥淖。

她们痛苦、迷惘、惶惑。

时代的大潮挟裹着她们朝前迈进。她们不甘心在没有爱情的家庭生活中扮演一个为了丈夫奉献一切的贤妻良母的角色。她们追求自身的价值得以体现和确认，追求男女之间真正的平等与心灵的相通，追求真挚的、深刻的、高尚的爱情。

她们想冲破旧的束缚，大胆向前。然而，过多的观念因袭、过重的文化积淀却使她们徘徊不定，裹足不前。

她们之中的勇敢者迎着潮流大踏步走上去了，然而，环境的压抑与男性不配合、不同步、冷眼旁观的态度，却使她们在前进一段之后，终于发现了自己的寂寞与孤立无援。激进成了冒进，保守不变的背景使她们陷入两难境地。

痛苦的惶惑强于幸福的麻木，更胜过连幸福都没有的麻木。可喜的是，她们始终都在思索，在感受，在积极地行进，或积极地准备行动。

文章通过生动的事实反映了男女两性之间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矛盾，既相互吸引，又相互排斥这一婚姻与爱情的现象。

文章立意新，思考深，取材既平凡又有典型意义，虽有些观点略带偏颇，却不失探索性文章的探索味儿。在此，编者将笔者的这束心曲献给读者，愿它在广大读者中觅到知音。

此文为《女子世界》杂志连载该书章节时的编者按，责任编辑张熙作，作者置于卷首以期为读者导读。

目 录

序.....	1
徘徊：婚姻栅栏门口的尴尬.....	3
三个男人的吻织就的梦魇.....	8
男人要女人接受什么？.....	14
爱：自设的幽囚.....	22
完美主义者的绝境.....	28
保守女子的罪过感.....	32
14年情结.....	40
抗拒男人的女人.....	48
青果.....	56
少男的吻困扰少妇.....	66
无助.....	75
爱上一个遍地风流的男人.....	83
维持爱情的秘诀——变？.....	91
道德是什么？.....	96
爱情的悖论在哪里？.....	104
遥远的地方有风景？.....	111
为何明知故错？.....	119
美男子为何长不大？.....	127
觉醒即桎梏？.....	136
爱过的人是该杀的？.....	144
悲剧都是如期上演的？.....	151
婚姻如棋：一步错步步错？.....	157
何处是少妇的危险关口？.....	165
为何放弃心中真爱情？.....	172
被遗弃的美女.....	179
崛起：夹缝中的两难困境.....	187

序

作为“情海导航”的专栏主持人，作为《爱》杂志的记者，每天，我都要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对各种各样陷入情感误区的不可自拔者或采访，或咨询，我感受到在那貌似平静流动的爱河中，那潜伏在深处的情感流向的最敏感的脉搏。

在收到的大量来信中，女性的来信占多数。起初，我只是认为女人更脆弱、更需要倾诉、更不堪忍受……但渐渐地，我发现不是这样。

我确凿无疑地感受到，在这个价值观日新月异的变革时代，在男人与女人的征战和角力中，女人的变化更大。

得到的愈多失去的也愈多。男人们在原地踏步，无论是观念、方式，还是自我意识中的地位，男人们满足于现有的安稳与和平，女人们却在男人踟躅不前之时大踏步朝前开进着。

就两性的意味而言，开放的时代仅仅是对女人开放了，男人袖手旁观，麻木不仁，因为在两性征战中，他们已占有一切，攫取一切了，头顶荣耀的桂冠已使他们习以为常且感受到其沉重，当女人们在开放的大潮中汹涌而上抢夺这桂冠时，他们不以为意甚至拱手相送哩！

男人们不像女人们为开放欢呼雀跃，男人甚至害怕开放。但他们无意去阻挠开放，不是因为他们感到那将是徒劳的，而是他们更加惶惑更加散漫更加疲倦，因而他们更加无所谓。

女人在开放中自身价值得到了提高和确认，她们在短短的10年中就完成了由传统女性到现代女性的质的飞跃，不仅男女平等成为现实，而且她们由附庸一下子成了自强自立的主人。

男人反而成了她们的仆人。

无论在家庭中，还是在巴士上或大街上，到处都可见到趾高气扬地与男人相挽而行的女人，男人谦卑地为她们做一切，对她们唯唯诺诺，而她们总是当仁不让的一副司令官模样。

这只是表面现象。男人对女人心不在焉地微笑，在这微笑中，女人品尝到了更为辛酸的意味，她们发现这微笑是一张无形的、可怖的大网，她们在网中迷失了。

世纪末，女人尴尬地站在危机四伏的悬崖上。

徘徊：婚姻栅栏门口的尴尬

“我再也忍受不了啦！”

秋雨细长的眉毛拧成S形，她忧愤地对我说。

我平静地望着她，这是许多现代女性惯用的开场白，这样的开场白通常能激起人们的同情心，但却打动不了我，因为，类似的场面与诉说，我经历得太多了。

——忍受不了什么？

——忍受不了男人！

——为什么忍受不了男人？

——因为……

她们会唠唠叨叨，讲个不休。

千万不要问女人为什么，对于男人，她们只有一种固定模式的评判，她们的回答如出一辙，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世界上男人没有一个是好家伙，男人都是大坏蛋！

这类的话听多了就成了废话，废话的沃土上萌生了我的另一种理解，这就是——

男人不是女人想象中的男人。

秋雨想象中的男人是个什么样子？她说不出。她只能说：“多少年来，徘徊在我心中的苦闷一直在折磨着我，不知如何是好……”

秋雨坐在木条长椅上，阳光透过夏天的桦树叶，哗啦啦地流泻而下，洒在她白皙的脸蛋上和紫色的连衣裙上。

这天是 1990 年 8 月 23 日，我们坐在长春市南湖公园的椅子上。

“现在，他心中无我，我心中也无他，想起他就烦恼，可以说一点爱也没有……”

秋雨对我说。但是当初呢？秋雨继续倾诉——

从一开始他们就不浪漫，最后的结局（即现在）也不浪漫。只有过程是辉煌的，充满激情和诗意。

当姨妈将黄一凡带到秋雨的面前，秋雨对黄一凡的印象是平淡的。

也许正是这份平淡化解了秋雨以后的失望和不满足，期待值一开始就不高，所以就无所谓失望了，反而对黄一凡的印象越来越好。

温吞水似的恋爱不会有很大危险，情感的启动使爱由萌发不断向高潮升华。

那是 1981 年，她刚从卫校毕业一年，分在四平市一家医院当护士。而黄一凡则在长春市工作，虽然不在一个城市，但他经常来看秋雨，他的书信也频频飞来。每次来他都买来一大网兜水果和营养品，把她当宝贝一样供着。

当时秋雨想：他对我这么好，我还有什么可说的？也该心满意足了。

她只是承受，心安理得地享有，她认为这就是爱。就是从这一步开始，她就在朝女性的误区迈进，从一开始她就有一种受宠的心理，男人是给予者，女人是占有者，她认为婚后的一切都是女人优越，这样她就以心理上的弱势来渴望男人的奉献。

而男人恰恰与女人的期待背道而驰，男人恋爱时都是热情沸腾，甜言蜜语，海誓山盟，他可以疯颠颠地说：“我可以为你死一万次。”你要我的心我就为你剜出来。”

男人其实是一群说大谎者，从一开始男人就在欺骗女人，因为女人多半虚荣，愿意听美丽的谎言，讨厌尖刻的真实，而美丽的谎言又孵化了女人的虚荣，这种虚荣在婚前还不失为一份娇憨，倘若婚后还以此来期待男人的无私，那简直是白日做梦！

秋雨经不住黄一凡再三提出的结婚请求，5 个月后就和他结婚了。

婚姻生活令秋雨讨厌。婚前的浪漫构想在此时皆化为泡影。起初秋雨还为两地分居而庆幸，但随着一年后两地分居生活的结束，她那份侥幸的庆幸也终结了。

孩子 6 个月时，黄一凡完全与婚前形象倒了个个儿，下班后不回家，秋雨做好饭菜等着他，直到饭菜凉了也不见他的人影，秋雨的心也凉了。

秋雨偷偷地跟踪他，发现他是去玩扑克、打麻将去了。

回到家，秋雨说：“我都看见了，你为什么要这样呢？”

“无聊，这个家太没意思……”他说。

“你不是爱我吗？”

“那是恋爱时的傻话。”

“你为什么要拿傻话骗我呢？”

“不骗你我把你弄到手吗？所有的男人都是这样的。”

“你……”秋雨气得脸色煞白。她对男人彻底失望了，对爱也彻底失望了。

而最令秋雨不堪忍受的是在床上。黄一凡性欲特别强，每天晚上不管回来多晚。也不管秋雨身体好坏，情绪如何，有没有例假，他都要秋雨满足他。常常是把她从睡梦中叫醒，每晚都不放过。

有一晚，秋雨例假来了，恳求黄一凡：“我身体不舒服，你放了我吧！”同时劝他：“你不加节制的性生活会对你身体不好的……”

黄一凡烦了：“这些我都听腻了！我不想再听，不管怎样，女人生来就是满足男人的，如果你总这样，早晚也得被淘汰。”

从此，他对这个家完全撒手不管了，家务事也不做，孩子也不管，并且常常夜不归宿，秋雨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工作忙。”便不理不睬了。

看到满屋子的家具，已长到 7 岁的孩子，想到自己已经 30 多岁了，秋雨只好忍气吞声，

泪往肚子里流。只是她感到困惑。她对我拧着眉头说：

“8个风风雨雨的春秋，我曾经想过离婚，可是冷静地想，离婚后孩子归谁？女方单位不分房子，生活不更困难吗？群众的舆论又会如何呢？离婚后就能得到一个幸福的家庭吗？能遇到知音吗？遇不到知音怎么办？每天我都在想这些问题，真是忧心忡忡……我到底该怎么办呢？”

我无言以对。秋雨的困惑正是当代30多岁的女性普遍存在的困惑，她们一般都有一个长到上学的年龄的孩子。婚后对丈夫的不满以前曾因抚养小孩而情绪转移，现在孩子不用操心了，情感需要寄托，而丈夫又满足不了自己，于是她们开始更深刻地怀疑婚姻，渴望有深度的爱，不堪忍受冷漠。

热切地渴望着，同时又对离婚后的前景没有把握，对幸福感到可望而不可及，对前途充满渺茫感，同时又害怕得到的比失去的多，所以干脆忍耐下去，保住现有的所得。

这使她们陷入一种尴尬境地：蜷缩在家庭里是痛苦的，走出家庭后幸福是虚幻的，甚或有更多的痛苦和烦恼。到底该怎么办呢？她们犹豫、彷徨、困惑、烦恼，无所适从。

于是整天都在想人非非又整天都在自己厌弃的圈子里打转转，整天都在否定自己的生活，又不能彻底打碎重构，她们使自己变成一群自我迷失者，惶惶不可终日，这才是她们真正的痛苦。

杨洁被梦魇般的罗纠缠着。夜深人静之时，她睡在姜灏身边，心里想的却是罗。

三个男人的吻织就的梦魇

杨洁的模样一眼就可看出是一位古典式女人。两条细长的柳叶眉使人感觉到这是一位情感细腻而又单纯的女人。只是她的眼睛罩着一层月光般朦胧而迷离的神采，使人感觉到她的心灵深处有着太多的矛盾与惶惑。

如果不是她告诉我她已经28岁了，我压根就想不到她会是一位少妇。从她单纯的神情来看，她顶多只有22岁。

单纯的女人在这个大裂变的时代往往有更多的情感眩惑。因为单纯即意味着传统和保守，而现代意识的丰富和多元又总是与传统的一元性水火不容。因此人的心智和情感在这两者的冲突中要忍受撕扯的剧痛。

“从19岁到现在有3个男人吻过我。我是24岁与现在的丈夫结婚的，最初是我吻的他，直到现在我不知得到过他多少次吻，我也数不清吻过他多少次，我们和睦相处，还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儿，可我不知为什么有时还想着前两个男人，特别是第二个……”

杨洁很坦率，几乎没有什么开场白之类的废话，就直接讲述起她的情感迷惘。

其实，很多向我咨询的少妇都有和杨洁同样的迷惘，她们满足于现有家庭的平和宁静，根本就没有想象过要使家庭破裂，她们整日忙忙碌碌，整个心思和精力都围绕着家庭的轴心转。很长时间她们都自以为自己是幸福的美满的（女人都愿意在别人眼里自己是幸福的）。她们看重的是婚姻的形式和外观，却忽略婚姻的内核和深度。因为内核是她们自己心灵的感受，即使这感受是不幸的，她们也不愿正视，所以自认一切正常。

这类少妇最容易迷失自我，一旦她们在静夜独伴孤灯审视自己内心情感的时候，她们会发现自己的内心深处有一个黑洞。她们首先感觉到的是空虚，继而这空虚变化为对枯燥乏味的婚姻生活的不满和厌倦。这样，她们最容易想入非非，最容易回味昔日，最容易在回忆中幻想可能的爱。

杨洁就是靠回忆来喂养空洞的情感的。

情感上的虚无感在乡中学当教师时还没有，自从结婚有了小孩，调到县城后，杨洁才日益感受着情感的烦恼。

杨洁在县科委机关工作，丈夫姜灏的爸爸是县委的一个头，所以将杨洁从乡中学调进县城是易如反掌，并让她挑拣了一个她自认为是最好的单位。

这也是她情感突变的开始。科委的工作量小，常常是枯坐在办公室里读小说打发时光。杨洁爱读琼瑶的小说，琼瑶对纯情和爱的描写常使她遐思，她越来越喜欢探究爱的本质。

突然有一天她对丈夫姜灏问道：

“哎，你说什么是爱？”

“爱是两颗心相撞闪烁的火花，这好像是哪个作家说的。”姜灏漫不经心地说。

“这是别人的理解。我不要别人的理解，我要听你的回答。”杨洁执拗地说。

姜灏一把揽过她，将她搂在怀里轻抚着她的头发说：

“好吧，我们不要别人的理解，只要我们两人在一起，这不就是爱吗？你还有什么不满足的？”

是啊，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姜灏虽然是个干部子弟，但他从小跟随被打倒住牛棚的父亲在乡下长大，养成了吃苦耐劳、质朴憨厚的品性，而且他的工作干得很出色，几乎是一心一意扑在教学工作上，还被评为地区的优秀教师哩！

她还有什么不满意的呢？丈夫爱她，她要上街有丈夫陪着，她要逛公园有丈夫相随，她要宴请昔日的姐妹有丈夫为她掌勺，她要干什么丈夫都不阻挡，她想得到什么丈夫会不惜一切代价为她弄到。

姐妹们都羡慕她找了个好丈夫，一半是因为丈夫的爸爸有权，一半是丈夫老实厚道，对她的爱。这两者其中有一者她们都会感到无比幸福了，而这两者竟在她身上都实现了，这岂止是幸福，简直是百分之百的完美！

但她就是要想前两个男子。有一次丈夫回来，吻她的时候，她突然有一种做戏的感觉，她是被动的，应付的。丈夫的吻很温柔，她却恼恨这温柔，她宁愿有个狂风暴雨似的男子将她撕裂、揉碎，她也不能忍受不温不凉的温吞水似的丈夫。

她的嘴唇从丈夫的唇上游离开去，如一阵微风从湖面上拂过，顷刻间湖面上就无波无纹了。她的目光也变得惶惑和迷惘。

“你怎么了，洁？”姜灏问她。

“没，没什么……”她惘然若失。

“你心不在焉，不舒服吗？病了吗？”姜灏敏感地发觉了什么，一个劲儿地问，并且以半认真半玩笑的口气问：

“是不是有了第三者？不爱我了？”

杨洁抗不住他一个劲的追问，恼恼地回了句：

“是的！”

“第三者是谁？”丈夫竟认真了，急着问。

望着丈夫惊惶的神态，杨洁只感到好玩，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娇憨地用手指点着姜灏的鼻子，撒娇地说：“第三者就是你！”

丈夫这才松了口气，放开她。

但是，第三者到底是谁呢？杨洁倒真的被丈夫的话启动了心思。她没有第三者，没有对丈夫不忠实的行为，但她却觉得在心理上和丈夫之间绵亘着一条沟壑，她无法跨越，也不能让丈夫跨过来。

她实实在在地感到他们之间有一个第三者，这第三者是侯吗？还是罗？

侯是第一个吻她的男人。

“当时我 19 岁，正是春心萌动、含苞待放的少女时节，我刚从师专毕业，分到那所乡中学任教。一天，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个朋友，他叫侯。那时我很幼稚，认为人生只能谈一次恋爱，他要吻我，说吻是爱的保证，我就让他吻了。后来他得寸进尺，在我面前居高临下，说我是乡村教师，今后得靠他。我越来越觉得他太丑了，所以只让他吻了一次……”杨洁对我平静地叙述道，像叙述一个与她无关的遥远的故事。

第二个吻杨洁的男人是罗。这回不是她自愿接受的，而是被迫的。她对我继续讲述道：

“在我 22 岁时，与我同乡工作的一个医生很喜欢我，因为他工作搞得不好，还结交了街上的一些痞子，所以我不喜欢他。他说这些他都改，不知怎的我还是不喜欢他。由于他深爱着我，有一次趁我不注意，强行吻了我。

“当时我用力推开他，我对他解释我们根本不可能生活在一起。他很痛苦，但他说尊重我的意愿，我们友好地分手了。”

罗使杨洁难以忘怀。春节回家时，她没有让姜灏和她一同回家，仿佛是不经意的安排，连她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只是在见到罗时，她才发现自己其实是冲着罗回家的。她想见他一面，仿佛想寻回什么。

当时她是到一个老师家拜年，路上，她看见了罗。

她记得那是一个雪天，大地一片晶莹雪白，路旁的杨树向灰蒙蒙的天空乞讨似的伸举着枯干的手臂。突然，所有的手都一起消失，伸进她的心窝。

她心头一紧，只感到血液在周身奔涌。

她看见了迎面走来的罗。

罗还是老样子，只是显得苍老了些，忧郁了些，也理智了些。看见她，他一霎间的表情像个偶然不知所措的孩子，但很快，这闪电般的一霎就从他脸上消失了。

罗平静地对她点点头。

她也平静地对罗点点头，像个木偶，她一脸的端庄和矜持，直到她感觉到他已经走过去时，她才想到回头。但她没有回头。她只是感到这世界变得不真实。她真想大哭一场。

从那天起，她的心里越来越想罗。她虚构了无数种接受罗的可能的结局。她认为，跟随罗肯定不会得到现在受人尊重的地位，也不会得到姐妹们的羡慕。但肯定，她要比现在心境开阔、自由，她会得到一份深挚的爱。

姜灏不也是爱她的吗？

杨洁认为姜灏的爱不可与罗的爱同日而语。罗的爱是热烈、真挚的，而姜灏的爱却显得枯燥乏味。他爱工作胜过爱她，这一点使她嫉妒。

杨洁被梦魇般的罗纠缠着。夜深人静之时，她睡在姜灏身边，心里想的却是罗。她不可能离婚后与罗结婚。与一个有责任心的丈夫离婚是愚蠢的，而且得不偿失，但她就是摆脱不了罗。

她无限愁苦地对我问道：

“我这样想道德吗？怎样才能控制自己不想别的男人？我能不能对丈夫讲？”

这是每天都像鞭子一样鞭打着她的问题。我透过她苦涩而烦恼的声音，仿佛看到了一颗挣扎得滴血的心。而她却始终未能挣脱她自己设下的罗网。

现代少妇们的情感眩惑被国外心理学家称之为“思秋期”的前期。梦一样的爱境被婚姻的魔杖撩开，一切都裸露着，真实得使人感到丑陋，理想与现实的错位，使她们在心态上承受不了，心理的失衡导致了情感的失落。

爱对于男人可以无所谓，爱只是男人构成对世界的观念的一半，但对于女人却是有所谓的。女人将爱视为整个世界，幸与不幸，她们将所有都寄托在爱与婚姻上。而婚姻是现实的，爱是理想的。于是，情感眩惑就这样成为当代女性的一个难解的梦魇。

情感迷失的女人们在心中制造了无数幻景，在生活中，她们既神经质地惶惶不安，又自以为是自己陶醉，她们既渴望着男人的爱，又抗拒着男人的爱，她们将心弦绷得紧紧，以男人为敌，但事实上她们又离不开男人。

男人要女人接受什么？

陶小玲在结婚前夜突然发现她将自我丢失了。

单纯的她一下子变得连她自己都感到莫名其妙的复杂。仿佛四周全是道路，但到底该走哪一条道她却感到迷惘。

“不！这一切都不真实！我不能和你结婚！”

她对徐嚷嚷起来。

徐“扑通”一声，跪在她的面前，以泪洗面，哭着哀求：

“玲玲，看在我们4年相爱的份上，原谅我！”

他值得她原谅么？陶小玲一下子变得一筹莫展。

两天前，陶小玲在对即将举行婚礼的憧憬和欢欣的陶醉中，一失手将开水瓶落到地上，水瓶碎了，开水将她的脚烫伤了。

躺在病床上，陶小玲让母亲给徐打个电话，她渴望徐马上出现在她面前，给她温存与安慰。

母亲打完电话回来，一脸小心翼翼的神色，陶小玲一下子就有了预感：

“他来不来？他不能来么？”

母亲没有看她，拿起桌上的一个苹果，一边为她削苹果一边说：

“他晚上来，他说他下班后来。”

陶小玲被一种绝望的悲凉攫住了；

“为什么他现在不能来？”

“他说他现在要上班。”

陶小玲委屈地想：我马上就要成为他的新娘子了，脚烫伤了他也不管，我和他在一起今后会有幸福吗？

下午5点半，下班后的徐提着一网兜梨子来到外科病房。

陶小玲一眼看到梨子，就被一种感觉控制了：分离。

她两眼望着天花板，装着没有看见徐。

徐见她这么冷淡，也没说什么安慰她的话。这更使她不堪忍受，她突然对他说：

“你请两天假来陪陪我！”

而徐的回答使她的心凉透了：

“我不能请假，我要上班……”

“上班重要还是我重要？”陶小玲柳眉倒竖，对他火道。

徐噤着说了些什么，她没听清楚，她只看清楚了这样一个事实：徐没有请假来陪她。

离婚礼只有两天时间，婚礼显然要因她的伤而被推迟，但这两天时间里，矛盾的心理使她感到自己苍老了两岁。

她想到4年的恋爱。

在接受我的采访时，她对我说：

“当时我就仿佛做了一场梦，我发现4年所谓的恋爱都是在懵懵懂懂中迷糊过来的，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是爱……”

青春少女大抵都经历过这场盲目的爱的探索，其实，所有少妇的情感迷失都与少女时代爱的盲目有关系。

陶小玲是医院的一朵花，生得小巧玲珑，眉清目秀，是很容易使男子动情的那种女孩，医专刚毕业分到这个医院，才 20 岁，渴望得到她的男孩子不少，但她却视而不见。

偶然的机遇改变了她，很多人的命运往往在一霎间铸成。她的这一霎间是在见到徐的第一眼。

徐是她的病人，她是牙科大夫，徐患了龋齿，痛得他呲牙咧嘴，一副愁眉苦脸的样子。

也许是他这痛苦不堪的样子使她觉得可笑，也许是他高大的身材和浓眉大眼的俊逸吸引了她，反正，她在为他做拔牙手术时，手变得温存而灵巧，她感到她的心口有两只小鹿在撞。

拔牙手术后，她多了一句话：

“痛吗？”语调轻轻的，柔柔的，可融化男人的一切痛苦。

徐充满感激地望着她，眼里充满渴望。

第二天徐来让她检查手术，临走时留下一张条：

“今晚 7 点，烈士陵园前见。”

这条写得突兀而朦胧，也没说有何事、何因，但就是这份简单和朦胧使她感到徐是个不同凡俗的男孩，也就是这份朦胧使她展开了无限广阔的想象。

徐的追求方式与那些连篇累牍地给她写情书的男孩截然不同，那些男孩火辣辣的语言使她看了面红耳赤，乃至肉麻，但却吓得她将信扔得远远的。

徐的简洁字条不会吓跑她，相反给了她冒险一试、探个究竟的勇气。

陶小玲晚上如期赴约。

徐的一切都很得体，大胆而有风度，陶小玲被他迷住了。

她再也没接触过任何男人，徐是她的第一个男人也是她的最后一个男人。没有比较，也别无选择，封闭的小县城保守，知她已有徐，所有追求她和准备追求她的男孩都纷纷退避三舍。

徐很爱她，至少表面看来他很爱她，4 年的恋爱平淡如水，没有波折，也没有奇迹。她只想做个贤妻良母。她是个传统型女人，信奉夫命妻从，信奉女人是为男人而生的古训，信奉夫贵妻荣。

徐只是个高中毕业生，而她却是大专生，她不能满足于他的低层次，逼他要了个干部进修指标，捞了张文凭。

有时，她感到情感是空虚的，徐并不能理解她和满足她但她认为爱就是这样，也没有深究。

只是到了结婚前夜她突然后悔了。她突然醒悟了。她并不爱他，他也不爱她，起码，她想象中的爱憎绝不会是这样的，她不能和这样的男人生活在一起。

但徐的跪求和眼泪又使她心软了，是呵！恋爱了 4 年，突然中断这份感情她也于心不忍，何况，离开徐以后她还能遇到更好的男人吗？

惶惑使她重新接受了徐，脚上的烫伤好了后，他们结婚了。

婚姻撩开了原先那层朦胧的面纱，陶小玲认为婚姻会消除情感的失落感的，没想到反使她增加了丑陋和委琐感。徐不仅情感冷漠，而且大男子主义。

她坚持不要小孩，婚后 10 个月，她遇到了任。

任在外表上没有什么惊人之处，比起徐简直差远了。但任有一双深邃、忧郁的大眼睛，这双冷峻的眼睛使人一看到就难以忘怀，仿佛一个火山口，压抑了过多的激情和智慧，随时都会喷发而出。

而且任的个子也不高，只有 1.66 米，是时下姑娘们眼中的“三等残废”。

但陶小玲就是忘不了他那双眼睛。

第一次相遇是在舞会上，任邀请她跳舞。

一曲终了，他们不再分离，在舞厅一隅，他们交谈起来：

“你在哪个单位？”

“县医院，你呢？”

“我是下派干部。”哦，貌不惊人的任是省里一个厅的下派的干部，怪不得他平凡的外表下有一股高贵雅致的气质。

陶小玲话多起来，而任只是静静地听她叙述，不时插进一两句精辟的评语。任的话虽少，却每一句都切中要害，透出对人生和世事的悟性。

他们都为自己找到知音而兴奋，谈到家庭，双方都流露出痛苦的神情，这使他们的心一下子贴近了。

他们不断地约会，几乎每周去两次舞厅，当他们双方都发现自己坠人情网时，他的下派期满，要回省城了。

星期六，任没有打电话来，陶小玲被不祥的预感攫住了，临下班前一刻钟，她破例拨通了他的电话：

“喂，今晚跳舞，你去吗？”

“去。”任语调平稳地说。

舞厅里，陶小玲问任：“听说你就要走了，是真的吗？”

“是的，还有一个星期我就要离开你了。”

慢三的音乐柔柔地飘荡着，她感到节奏全乱了，脚浮浮的，泪水情不自禁地从眼眶里流淌出来。伏在任的肩头，她哭了。

任几乎是搀着她，将她引出舞厅。他们在咖啡屋坐下。

任点了一瓶雷司令酒，一碟花生，还有牛肉干二点心之类。喝完半瓶雷司令，他给她倒了一杯酒，她只要半杯。他坚持给她倒一杯。两年后，她还为他为何一定要给自己倒上满杯酒感到迷惑。每人一杯，也许是他想表示平等吧——接受我的采访时，她说。

两人都喝得醉眼朦胧，她说：

“你到底离不离婚？”

“你离了我就离。”他说。

他们约好，两个月后的中秋节他来看她。

一个月内，陶小玲离婚了。两个月后的中秋节前，她买了一些肉鱼鸡之类的好菜，将冰箱塞得满满的。

中秋节，任却没来。

后来她听说，任来到这座小城，本来是来看她的，但听说她离婚了，就到另一位男友家呆了一天，第二天就离开了这座小城。

他舍不得离开他的妻子，他不愿付出破坏现有家庭和平静生活的代价，胆小鬼！陶小玲愤愤地想。

她哭了一夜，为了任，她付出了自己的家庭，她现在什么都不想了，只想到省城去看他一眼，看看他和他妻子在一起的情景，看看他到底是个伪君子还是花花公子。

刚好医院有一个到省医学院进修的指标，她自告奋勇地去了。

夕阳西下的黄昏时分，她就到那个厅的宿舍楼前的梧桐树间徘徊，她等待着他的出现，她只是为了看到他妻子在一起的情景，为了判断他的婚姻是幸福还是不幸。

无意义的窥探构成了这个自我迷失的女人的全部生活目的和生活内容。日复一日，她的希望落空了。

一天晚饭后，同学约她去跳舞，舞厅正是在任的宿舍区周围。她有一种预感。

果然，走进舞厅时，她发现了站在门口的任，他叼着根烟，和几个西装笔挺的男人自如

地谈笑着。

“花花公子！”她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是个爱玩的花花公子。

她没有看他，跟着同学一起昂头走进去了。

她躲在舞厅一角，也不上场，只是为了观察他。

他与一个现代气息的姑娘舞了一曲，扔下那姑娘，径直朝她走来。

他们相互深深地望了对方一眼，也许是她眼中的怒火使他不敢轻举妄动，走到她面前时，他稍稍转了个弯，走了过去。

她感到泪水在心中奔涌，扔下同伴，逃也似的跑回了医学院。

从此她立意忘掉任，但那双眼睛老是在她眼前晃悠。

终于有一天，她又发现了一双与任同样的眼睛。

这是住在一楼的一位研究生，研究生常到五楼女生宿舍聊天。而她这样鲜艳的女人则以一种忧郁的气质使男研究生们着迷。

她只看中了那个有一双冷峻而深邃的眼睛的研究生这也是个已婚者，但他的家庭是不幸的——他对她说。

他常约她跳舞、郊游、吃饭。时间一长，她又烦了：

“你们男人都一样坏！都在打女人的鬼主意，以为我这离婚女人好欺负？算了算了，我不跟你一起玩了！”

婚变和情变使她失去判断力，接受我的采访时，她对我说；

“他对我是不是真心的？他到底要干什么？为什么他要一直缠着我？我是接受他呢，还是该摆脱他？……”

男人到底要女人接受他们什么？情感迷失的女人们在心中制造了无数幻景，在生活中，她们既神经质地惶惶不安，又自以为是地自我陶醉，她们既渴望着男人们的爱，又抗拒着男人们的爱，她们将心弦绷得紧紧，以男人为敌，时刻准备抵御男人的进攻，警惕着男人的一举一动，但事实上她们又离不开男人。

“进也不是，退也不是，我不知怎么办才好……”陶小玲困惑不解地说。

想爱又不敢爱，并没有社会舆论的逼迫，也不是害怕对方不爱，只是自我的心中有一条鸿沟，现代女性在大胆地追求爱的同时，却对承受爱的能力产生怀疑。

爱：自设的幽囚

当苏姗得知汪励夫结婚的消息，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才4个月，他出狱才4个月……”她喃喃地说：“真不可思议……”

她给远方的女友写信说：

“听到这一消息，我幼稚的心灵几乎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整整8年离异孤女生活！每一段历史，都是一行辛酸的泪。没有经历过这段生活的人，尤其是男人，恐怕永远都是无法理解的……”

8年前，汪励夫与她结婚不到一年，她就不堪忍受他的侮辱和虐待，提出了离婚。离婚还没有办下来，汪励夫又因流氓罪判了重刑。

8年，正是苏姗作为一个女人黄金时代的8年，尽管她恨汪励夫，但毕竟他是进入她生活中的第一个男人，况且，他们的婚约还没有完全解除，她在夜静时，孤灯下独坐，总不免黯然神伤地想到他。

她对他还抱有幻想和希望，这幻想装饰了她8年孤独寂寞的梦。

现在，梦幻如肥皂泡，破碎了，洒下的是一片悲哀的泪水茫茫人世，难道情感永远是苦海中漂泊的不系之舟？

苏姗希望身边有个好男人，却又惧怕男人：她将心封闭起来的时候，又渴望有一缕阳光照亮她。

终于，太阳升起来了。机关里调来一个浓眉紧锁的男人。在他来上班前，苏姗就听到同事叽叽喳喳议论说他是因为闹离婚才从另外一个部门调到她所在单位的。

苏姗心里“格登”一声，她有一种预感，这男人将会与她发生什么。但在心里，她又竭力排除这种念头。

第一眼看到他，是在楼梯口的走道上，她一下子被他那浓浓的眉毛吸引了，眉头紧锁，克制、威武、忍耐，眉峰下隐现出深深的孤独和痛苦。

当他忧郁的眼睛看到她时，有小火花一闪，眉头轩然舒展开去，脸上流露出一种孩子气似的惊讶的神情，仿佛是遇到一位老朋友，但不敢认。

她只感到自己脸一热，她知道自己的脸肯定红了，她埋下头：“咚咚咚”逃也似的跑下楼。

他的科室离她仅两道门之隔，但他们几乎没有讲话，只是开会或集体活动时，她蓦然回首，总发现有一双忧郁的大眼睛凝神地望着自己。

他们彼此都渴望着与对方有深一层的交流，仅一个眼神，一个动作，他们都仿佛领会了对方的心意，虽然都在注意对方，观察对方，但又都竭力掩饰着。

转眼一年过去了，他们通过同事的口，相互间有了进一步了解。

一个星期天，她到书店买书，刚走进书店时，发现他手里拿着两本新买的书走了出来。

“哦，是你……”

“你好！”他说：“买书吗？”

“唔。”她点点头。

“喏，刚到了一本好书《爱的三角洲》。”他举起手中的书，向她推荐道。

几乎是心有灵犀，她惊喜地说：“我就是冲这本书来的！”

“那你不用买了吧，我们两人看一本！”他的情绪也特别好，神采飞扬地说。苏姗发现他

欣悦的时候脸上的线条生动极了。

苏姗马上接受了这条好建议。这是初夏的星期天，阳光明媚，空气清新，到哪里去呢？两人都说没事，星期天嘛，出来遛达遛达，透透气，不是么？机关大楼总是给人一种压迫感……他们边走边聊，不知不觉来到街心公园。他们走了进去。

他们越谈越投机，这个星期天使他们对爱的感受比一生还要深。

人生、友谊、爱情、事业……这成了他们以后经常的话题，他们只感到心有灵犀一点通，尽管也时常出现争论，有时，甚至是善意的挖苦、讽刺，但越是这样，他们感到两颗心离得越近。

苏姗对她的女友写信说：

“我们的思想、观点很相近，几乎是大同小异。更有趣的是，有时他说的，是我想的，我做的，正是他求的……”

他们再也难以分离，两人吃饭在一起，着书在一起，偶尔也去看看电影，星期天出去郊游。

苏姗看书时，他就写作，居然有几篇作品在中央级报刊上发表。苏姗祝福他时，他吻她说：“这是你给我的灵感，军功章里有你的一半。”

苏姗嗓子不错，曾在机关歌咏比赛中获得美声唱法第一名。她唱歌时，他就为她伴奏，真可谓琴瑟和鸣。

做菜时，他拿着菜谱念，苏姗按照他的要求配料，炒菜累了，他会抢过勺子说：

“瞧，还是看我的吧！”

每当这时，苏姗心中那久久平息了的春潮又掀起了波澜，他给了她人生的第二个春天。

就在他们准备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时，苏姗发现了他们之间暗藏着一条鸿沟——年龄的差异。苏姗33岁，而他才28岁。这是苏姗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他在她眼里，思想是那样成熟，办事是那样稳重，同事们都很敬重他。苏姗一直认为他俩一般大，即使小，也不过一两岁，她怎么也没想到他会比她小5岁！

苏姗鼓足勇气，胆颤心惊地将自己的真实年龄告诉他时，他从容地一笑，说：“这有什么？婚姻的基础，就是男女双方在思想和肉体上的相互吸引。我从来就没有感觉到我们之间还会存在年龄上的问题。”

听了这话，苏姗又惊又喜。

可是，外界却沸沸扬扬起来。同事、邻居、好友们都为她操起了心。有的说：年龄差一点算啥，只要两人真心相爱就行。也有的说：他现在爱你，是因为你现在还年轻，不算难看，等你再过几年老了，没有魅力了，就很难说了……

苏姗听了这些议论，那刚刚放下的心又悬了起来，她想到自己的长相本来就不如他，加之自己比他大5岁，现在他爱我，老了他还会爱我吗？

苏姗忧心忡忡，一筹莫展，整天脑子乱哄哄的。

他也急了，一遍遍地对她解释，还找到她父母亲交谈，只是要打消她的犹豫。

就在她举棋不定之时，一件她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他的前妻“悔不当初”，要求和他复婚。而他一点复婚的念头也没有。

这时，苏姗下意识地疏远了他，逃避他，并且不再见他。他好几次苦苦恳求，要和她谈心，有一次在电话里流着泪说：

“你就权当作姐姐一样跟我谈一次都不行吗？”

没等他把话说完，苏姗就冷冰冰地回了句：

不行！以后有事情在单位里讲！”

说着，把电话给挂了。

为什么苏姗要这样呢？

她对我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冷落他。我想恨，但不知该恨谁；我想爱，却又爱得痛苦和犹豫。”

苏姗焦虑不安，我采访她的时候正是 1990 年春节前夕，她看到别人都在喜气洋洋地购买年货，准备迎接合家团圆之日，而她则仍是独自一人，越发感到可怕。她对我说：

“我正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只在瞬间。我爱他，深深地爱着他。跟他结婚吧，我却又非常后怕。跟他分手吧，又怎么能离开他呢？这可是我熬了 8 年才遇到的机会，失去了他，也许就永远地失去了‘我’自己。此时此刻，我好像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孤独地徘徊在十字路口上……”

想爱又不敢爱，并没有社会舆论的逼迫，也不是害怕对方不爱，只是自我的心中有一条鸿沟，现代女性在大胆地追求爱的同时，却对承受爱的能力产生了怀疑。

现代女性的心理危机导致了一大批在爱河中的自我迷失者……

有些严守着纯情的完美主义者在忍受痛苦时，她们丝毫不想放纵自己的感情，但她们感情长廊上连一盆花都没有，完全是一片空白。

完美主义者的绝境

女人大多感情丰富，对情感的质量和浪漫色彩要求较高，也较容易失望，追求十全十美，结果情感生活成了零。

有的女性没有得到爱情时，她会轻易接受爱和奉献爱，得到爱情时，她又是只会依赖只会撒娇的索取主义者，她会渐渐失去个性，失去独立意志，失去判断力乃至失去主见。她以为男人喜欢这种柔顺、弄姿作态的女人。殊不知，这样的女人只适合低层次的男人，高层次的男人对她们越来越不堪忍受，最终只得抛弃她。

而有些严守着纯情的完美主义者在忍受痛苦时，她们丝毫不想放纵自己的感情，但她们感情长廊上连一盆花都没有，完全是一片空白。这也是一个悲剧。

喻炯已经 39 岁了，仍然是潇洒来潇洒去单身一人。太潇洒了便会发现潇洒也是一种不自在。就说她吧，总觉得不管走到哪里，都有人用一种异样的眼光打量她，指指点点地悄语：“瞧，老姑娘。”

喻炯受不了这种眼光，她应该有一个男人了，所有的人都说她应该有一个好男人。但好男人的标准是什么呢？喻炯 20 年前的标准是要政治上红。思想上纯，人品要好，相貌要俊，才能要高。本来这不算太高的标准，但由于框框太多，政治上红的，相貌又丑，才能高的，品德上又要打个问号，这样一框下来，追求者中符合条件的也就所剩寥寥了。在这寥寥者中，她又挑来挑去，挑花了眼，无所适从。

还有，那时她凭着一腔热血去了新疆支边，虽然口号是“扎根边疆干一辈子”，但心儿总是恋着江城武汉，她也不想恋爱结婚。

一晃，20 年眨眼间就过去了，这期间风云变幻，世事沧桑，只有一点没有更改，就是她的感情期待着也渴望着。

喻炯在武汉市 CP 翻译公司当翻译，她专攻法国文学，也译了几部新小说作家的作品。

法国小说最注重浪漫的情调和偶然的奇迹。喻炯满脑子里都装着这种罗罗曼蒂克式的幻想，但现在她也感到迷惘了。第一次她写给我的咨询信中说：

“谁都想找一个各方面都适合自己的人。但是现实是不可能做到完美的。而且，还需要看看自身的条件：年龄已经不小了，不可能像一二十年前可以任意挑选。尽管自己有许多特点，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本来是优点，可在日常生活中也成了缺点。所以，对‘这’只能也应该理智一些……”

生活给了她教训，当年不肯嫁春风，如今却被秋风误。她说：“一个人的寂寞生活比我想象的要不容易得多，这对人的心情，对办事的效率和能力都是很不利。”

我研究过喻炯，她的性格有些狷介，这与她童年时代和少年时代的坎坷经历不无关系。

喻炯曾有十分幸福的童年，那时，她可以说是幸运的。父亲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后来，因为和一个崇拜他的外国女人产生了爱情，母亲总是在吵闹和哭泣中将这个家搞得惶惶不可终日。终于，父亲与这个外国女人私奔到海外去了。母亲经历半年歇斯底里的半疯癫生活后，与一个男人结婚了。从此，喻炯感到心里永远有一个黑洞，苦难过早地抑制了她稚嫩的心。

在看人眼色行事的家庭环境中，她居然成为全市闻名的优等生，在各种知识竞赛中多次夺冠，这又形成了她矜持自傲的心理。她不容易接近男人，也不让男人轻易接近她，以至于到了 39 岁才考虑终身大事。